

# 超级核劫持

广西人民出版社

喜宏著



# 超 级 核 劫 持

喜 宏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 超级核劫持

喜 宏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10 印张 插页 1 221 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9,200 册

ISBN 7-219-01778-2/I·507 定价：3.90元

## 目 录

1. 阴谋套着阴谋 ..... ( 1 )
2. 过于自信的杀手 ..... ( 28 )
3. 月黑风高黑道人 ..... ( 44 )
4. 核劫持并非偶然 ..... ( 61 )
5. 是博士，也是冷面捞家 ..... ( 74 )
6. 人质 ..... ( 88 )
7. 被扼杀的情爱 ..... ( 102 )
8. 官府常常只有顺理成章 ..... ( 113 )
9. 逼人就范的非常规逻辑 ..... ( 127 )
10. 匪徒与警察比聪明 ..... ( 148 )
11. 在达摩克利斯剑之下 ..... ( 163 )
12. 专业程序与海盗手段 ..... ( 179 )
13. 拐入死角 ..... ( 202 )
14. 反恐怖专家的窘境 ..... ( 221 )
15. 奇女子：施爱与复仇同时进行 ..... ( 254 )
16. 天才的绝招 ..... ( 280 )
17. 立体大搏杀 ..... ( 298 )
18. 但愿只是寓言 ..... ( 311 )

## 1. 阴谋套着阴谋

一个姿色不俗的穿警服的年轻女人从警察局本部大楼急匆匆奔到停车场，她把精致的提包往车里一扔，一头钻进汽车。不一刻那辆桑尼牌灰色小车便融进快车道的车流之中。

洛杉矶是由很多分散的区镇组成的，区镇之间的纽带则是支蔓盘错的章鱼似的公路。路边的高楼似乎要挣脱张牙舞爪的章鱼的纠缠，钻天而上。在港口区，有一座并不起眼的十八层大楼。那辆灰色小汽车熟门熟路地钻进地下停车场。年轻女人从车上下来，从容地理了理浅栗色的披肩秀发。她已经换掉了警服，穿了一件飘逸的沙滩色丝绸长裙。她看了看表，开始涂口红。看来她并不急于上楼。

下班的铃声响了，大楼里吐出了疲惫不堪的公司职员。女人等人散尽，才从侧门溜进大楼门厅，款款地走进电梯。开电梯的是个黑人姑娘，她一看到年轻女人窈窕而矫健的身影，便象上了发条似地，从一张紫红天鹅绒沙发上跳将起来。

这是费洛斯公司的老板大卫·费洛斯的专用电梯，那张沙发则是大卫老板的专座，而这个漂亮潇洒的女人，据黑人姑娘所知，是除了大卫妻子之外，唯一可以乘坐专用电梯的

女子。这意味着她同老板的关系，非比寻常。大卫称她叫芭芭拉，或者是“我的野兔”。

黑人姑娘恭立迎候，脸上呈出谦卑的微笑。但芭芭拉似乎并没有注意那过分做作的讨好。她微蹙黛眉，一双蓝莹莹的秀目，似乎隐含着不可与人诉说的忧虑。

“小姐，刚才我一时顽皮，爬到费洛斯先生的专座上，”电梯开动后，黑人姑娘试探着解释，“我，我不是故意的，只是好玩。您心眼好，可别把这事告诉费洛斯先生，好吗？”

对于黑人姑娘的唠叨，芭芭拉似听非听，秀丽的脸上依然笼罩着阴云。黑人姑娘有些奇怪。往常，这位好心的小姐会随和地同她聊聊，而且每次都会赏给她可观的小费。今天她一定是有什很要緊的心事了。黑人姑娘知趣地停住嘴。

电梯升到顶楼。大卫老板的办公室就设在这层楼。芭芭拉挎起精致的提包，一脚迈出了电梯，径直向大卫的办公室走去。

她竟忘了给小费！黑人姑娘冲她的背影翻了个大白眼。

洛杉矶郊外的公路上，奔驰着一辆轻巧的小货车。驾驶室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高大硕壮的黑人，他穿着一件肮脏的工作服，手掌方向盘，嘴里吹着口哨，就象在公路上天天可以见到的货车司机那样，吊儿郎当地开着车。司机身边，是一个干瘦的白人，衣冠楚楚，正襟危坐。刮得光光的下巴，透出一个不惑之年的男人所具有的成熟、坚毅和自信。他是费洛斯公司大卫老板的助手——总裁助理乔·莫罗德。而那个黑大汉，则是伙计的伙计——乔的助手昆塔。

忽然，乔胸前的微型报话器“嘟嘟”地叫了一下，便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莫罗德先生！请注意！有一个骑摩托的

家伙在跟踪你们。他还载着另一个家伙。看样子他想爬上你的车！”

发报告的是乔的另一个助手，波多黎各人莫桑。他按乔的指令也骑着一辆摩托在后面保驾。

“明白了！莫桑，有情况随时报告！”

乔放下报话机，从怀里掏出手枪，打开保险。

“我呢？莫罗德先生，我也要打开保险吗？”昆塔傻乎乎地问道。

“不，你还是继续吹你的口哨。别紧张，没人知道我们运的是什么。那两个家伙，说不定是飞车党之类的小无赖。再开快一点，昆塔。”

“好的，先生。”

昆塔加快一档，便又吹起口哨来。

大卫·费洛斯的公司专门经营电力设备。公司总部设在洛杉矶。这是一家跨国公司，做的都是大买卖。大卫老板曾对芭芭拉夸口：“从东非到西欧，从南亚次大陆到北美，都在使用着我的发电设备。是我，大卫·费洛斯，一个穷人的孩子，给人类带来了光明！”

但是，此刻，在炎热的八月，这个自诩为光明天使的商人，却坐在办公室中心的地毯上发愁。那是块具有波斯画细密风格的珍贵地毯，是费洛斯公司最盛时期从伊朗亡王室的后裔那里买下的。据说还是中世纪的文物呢。但眼下大卫的肥臂便结结实实地压在古代波斯王子的头上，两只粗大的臭脚在王妃的胸前乱搓，直搓得昂贵的地毡翻起碎毛。他很烦躁。费洛斯公司濒临破产，他哪有心情象往常那样，观赏波斯画风发思古之幽情。各种解除困境的办法都想过了，不是

远水解不了近渴，就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自从核电站再度兴起以来，大卫的火力发电设备渐难销出。公司每况愈下，半个月前，已经装船发运的设备甚至被退货。要是再拖一两个月，公司必定破产。大卫似乎看见千百个愤怒的小股东冲进大楼要将他五马分尸，而他，辉煌一时的大老板，只有从十八层楼上跳下去。大卫出了一身冷汗。蓦地，他那急得发疯的脑袋里，窜出一个古怪的念头：

为什么不选一个核电站炸掉，让死亡尘埃笼罩大地，看谁还敢再购买核电设备！

起初，他自己也被这个疯狂的念头吓了一跳。人为地制造核泄漏，那要死多少人哪！想想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尔那样的核祸！但只一转念，大卫就给自己找到了“合理性”：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他没有必要伪善了。他果断地劈了劈左手，下达了行动的指令：派乔·莫罗德去搞能炸毁核电站的超级武器“黑萝卜”；让芭芭拉从她的警察专用电脑里盗出各国核设施的防卫情报。

办公室的门轻轻响了一下，大卫不用回头，就知道这是他的野兔。他的野兔其实在平时对他是很温存的，只是在床第间她的野兔般的野性才表露无遗。

芭芭拉轻轻挨到大卫身边，也蜷腿坐下，软语道：“东西弄到了。真险，差点搞错索取密码。要是撞上了保险程序，我就回不来啦。”

大卫搂了搂她肩头，算是安慰，眼睛却依然盯住脚前的地图。芭芭拉本想在这头健壮的老熊怀里撒撒娇，松弛一下紧张的心情，但一看那老熊嘴边深深的法令纹，便识时务地缩在一边。

那是一张世界地图，在五彩缤纷的大陆上，标着一簇簇

表示核电站的小黑点，看上去就象一个个蚂蚁阵。大卫是个左撇子，伸出来的一根左手手指在蚂蚁阵之间游移。指根上的褐毛在发颤。芭芭拉忽然感到一阵恶心。正是这根毛指要使大片大片的土地蒙上死神的阴影。

“大卫，你……真的这么干？”芭芭拉忽然一把蒙住地图，冲动地向大卫喊叫，“这要死几十万、上百万的人！你想过没有？”

“想过了。他们会疏散居民的，死不了那么多人。”大卫见她涨红了脸，反而平静下来，以讨论商业战略的口吻冷冷地说，“别的办法都不行，只此一条最后的生路。”

“这太荒谬了！我，我怎么捱和到这种事情中去……”芭芭拉说不去，泪水从她秀丽的眼里爬出来。

大卫把她挽到怀里，轻轻抚着她的面颊，说：“是有点儿荒谬。不过，我们面临的本来就是一个荒谬的世界。我们正是荒谬的核能运动的直接受害者。我们有权利报复他们一下。亲爱的野兔，你看看港口那边。”

芭芭拉抬起濛濛泪眼，落地长窗外，是一轮即将沉入海底的夕阳，透过咖啡色玻璃，竟如一盏朦胧而柔和的走廊灯。海面上波光粼粼。远处的万吨海轮如玩具小船，错落有致地缓行。码头那边，堆置着一些儿童积木似的红蓝集装箱，还有一些外形古怪、用帆布蒙住的家伙。那便是费洛斯公司被退货的设备。早些时候，大卫最喜欢搂着芭芭拉坐在窗前观赏海景——主要是欣赏公司外运的设备，如何被那巨人似的塔吊，稳稳当当地抓到远洋货轮上。那真是美妙的时刻。成功的事业、丰厚的利润、漂亮的情妇，大卫为自己拥有的一切自豪。就连芭芭拉也为他高兴。毕竟自己喜欢的男人是个强有力的男人。

然而，那辉煌的业绩竟如绚丽的烟火，在达到灿烂的顶点之后，迅速黯淡，一去不复返了。两人都捕捉到了这缕思绪，一霎时，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默默沉浸在伤感之中。

终于，大卫起身对着地图，熊一般地低声咆哮道：“我一定要他们明白：到底是谁斗得过谁！”

乔从后视镜里看到，那辆跟踪他们的摩托一直尾随在后。有几次，摩托想超车，乔命令昆塔减速靠边，好让摩托顺利地冲上前，但摩托也减速，并不当真超车而去。那个坐在摩托后座上的家伙，便象杂技演员一般，站起来，伸出双手，企图抓到货车上的棚架，好一步登上去。乔便立刻命令昆塔加速。于是小货车机灵地往前一窜，摩托上的家伙扑了个空。

看来，他们不象是酒后开车、狂奔乱窜的飞车党。在某一个瞬间，乔还发现那家伙腰上有一块鼓鼓囊囊的东西，也许是手枪。但是，就算他们是一次有预谋的拦劫，他们又从哪里得到消息的呢？而且他们要“黑萝卜”干什么？既不能卖钱，留着又危险。难道他们也打算利用“黑萝卜”搞爆炸？乔百思不得其解，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在心底里，乔对大卫的疯狂念头很不以为然，不说牺牲众多无辜的生灵，就算袭击成功，又怎么样呢？难道核能运动的狂热信徒就会一改初衷向火力发电投降吗？当初在加利福尼亚地震带上建造核电站时，很多专家与非专家都表示反对。但另一些专家与非专家却信誓旦旦地证明地震不会造成核泄漏。不久，爆发了包莱戈泉大地震和圣费尔南多大地震，地动山摇、天光地火，但是圣奥诺弗莱核电站仍经受住了考验，核能在拥护它的人们的欢呼声中坚定地向前发展。到现

在，全世界的核电站超过了400座。有什么办法，煤和石油越来越少，火力发电前景暗淡。

“不，不是什么燃料问题，而是我们的宣传做的不够。”大卫却恶狠狠地批驳他，“核电站的投资者都是实力雄厚的大老板，他们有钱！他们把大把大把的钱花在宣传核能的好处上。我得承认，他们广告做得不坏，核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似乎世界未来的希望就寄托在那干净、高效、安全的核能上面！呸！他妈的！干净个屁！安全个屁！我一定要用黑萝卜，为他们做一次反宣传，让全世界看看，还是传统的东西靠得住！”

乔望着大卫脸上那凶悍的法令纹，无言以对。大卫穿一件流行的中国大龙汗衫，一条白色运动长裤，活象一个滑草场上对运动员咆哮的老裁判。裁判是说一不二的。乔深深领教过老板的专横。惹恼了他没有什么好结果。

“你不要以为，我们美国会比你们南美的军人独裁更民主。小伙子，不要太天真了，什么民主，事情总是由权威人物决定的。比如说，我有钱，你没有钱，你现在就得听我的。事情就这么简单！”

这是乔在1973年被大卫录用时所得的忠告。他当时血气方刚，很想扭头而去，但他不得不承认，大卫说的是事实。他没有钱，大卫有钱，他就要被大卫“劫持”，或者说被钱“劫持”。他没有退路。他是智利人，那一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推翻了制宪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乔的父亲一如他的成千上万的同胞，神秘地“失踪”了。在美国加州大学念书的乔知道，这是一个新政权为树起自己的权威而免不了要演奏的小插曲。他只有无条件地接受大卫的忠告。所以，当大卫发出弄来“黑萝卜”的指令，他就不加思索地执行了。

前面就是洛杉矶了。夕阳把楼群涂成橙黄一片。乔暗暗松了口气，只要进入市区，谅那两个无赖也不敢有什么动作。

就在这时，微型报话机又急促地响起来，莫桑慌慌张张报道：“不好，莫罗德先生！摩托上的那个家伙，已经从侧面爬上了您的货车！”

乔正要命令他开枪射击，但那个爬上来的家伙行动更为迅速，已经跃到驾驶室，一支冰凉的枪管，冷漠无情地抵在乔的脑袋上。随之，一张窄窄的刀背脸贴到乔的眼前，刀背脸上露出狡黠而得意的微笑，将低沉而威严的命令和着一团口臭喷到乔的脸上：

“不许乱动！把枪交出来！”

那刀背脸收了他们两个的武器，一翻身，从车门里挤进驾驶室，那枪依然毫不松懈地抵住乔。

“好。现在听我的：减速——拐上那条岔路，再停下，等我们的车追上来。”

昆塔向乔翻翻白眼，不想按那家伙的命令去做。乔恨恨地朝他吼起来：“发什么蠢，没见他手里是什么家伙吗？照他的话去做！”

昆塔这才把车开上那条僻静的岔路。乔恨得直咬牙，倒不是恨那个劫车的家伙，而是在埋怨莫桑。真是头蠢驴！见到人爬上车来，为什么不开枪呢？还要请示报告！平时自作主张的时候倒不少，到了紧要关头，反倒扭捏起来。乔又忽然想起，看来劫车人还没有发现乔布置了个殿后，要是莫桑再发起蠢来，大呼小叫地通过报话机报告，岂不暴露了？乔便暗暗将报话机关了。或许应该暗示一下莫桑，他们已经到了不能通话的危急地步，他应当想办法把货车解救出来。

不一刻，那辆劫车人同伙驾驶的摩托窜到前面刹住，驾车人捞出一支G-26型轻便冲锋枪对准货车车头。接着，后面隆隆地驶过来一辆铝棚大卡车。卡车停下，铝棚的两扇后门打开，里面伸出两块轻便爬坡板。一个大胡子握着短枪向货车招手。

乔立刻明白，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抢劫，一定是有人事先泄漏了计划。要是将车开上去，后门一关，小货车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车上的“黑萝卜”自然是他们谋取的目标，而他和昆塔，则可能在几天之后安安静静地躺在废车场里等人认尸。唉，果然出师不利！可谁泄的密呢？整个计划只有老板和自己知晓。莫桑和昆塔是今天才知道这次任务的，而且以他们的忠心，不可能一事二主；至于提供“黑萝卜”的霍斯军火公司，更不可能向外泄露，这本身就是一次逃税违法的黑市买卖。

昆塔自作主张地发动了货车。他已经看出此时此地已无须向乔请示，要乖乖地听那些持枪者的话才是。车子缓缓爬上了大卡车。忽然，乔耳边刮过两句对话：

“珠宝箱还在货车上吗？”

“在。”答话的是刀背脸，他已经钻进货车车箱，“不过，箱子的外形象口棺材。”

“没错，电话里就是这么说的……”

乔心里一惊，果然有人向他们提供情报。但是为什么要把“黑萝卜”当成珠宝告诉强盗呢？乔莫明其妙。

“哐当”一声，铝棚的后门重重关上，有人在外面将门锁住。只听引擎低吼了一声，车便平稳地向前移去。乔望着昏黄的壁灯，暗自叹道：今番休矣！

芭芭拉依偎在大卫身边，在她的纤纤玉指在大卫的毛臂上按摩。中心空调的冷风吹拂着她的浅栗色秀发，她低着头一丝不苟地压迫穴位，放松肌肉。大卫早年是哈佛橄榄球队里冲锋陷阵的一员战将，他的左撇子常常会出人意料地打出新的球路，因此他得了个“左撇子牛仔”的绰号。大卫正是来自西部。他的勇敢的西部风范和左撇子技巧终于遭人忌恨，在一次混乱的争夺战中，他的左臂被人恶狠狠踩断，而且事后一直找不到那个肇事者。大卫只得把这口怨气吞进肚里。于是在以后的商业竞争中，他也毫不留情地打击对方的要害部位。

芭芭拉的按摩方法是一位中国气功师传授的。她学中国按摩并不是为了大卫，而是为了她那遭了车祸，成了植物人的丈夫。虽然康复的希望极其渺茫，但芭芭拉却持之以恒给丈夫按摩。丈夫是数年前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和她吵架之后，气冲冲驾车出事的。芭芭拉不惜倾家荡产、牺牲一切来延续丈夫的生命，这似乎已经不是出于爱情，而是为了偿还良心债。在芭芭拉最窘迫的时候，她和大卫邂逅相遇。大卫的豪放、慷慨、略带粗鲁的果敢，使她倾倒。她身不由己坠入爱河。为了自己的丈夫，她不愿离婚；为大卫的妻子和孩子，她不愿大卫的家庭破裂。她委曲求全、甘心情愿地和大卫保持秘密情人的关系。这种很不方便的来往持续了几年。每逢圣诞，大卫和家人欢乐地团聚，而她则在冷冷清清的医院里陪伴毫无生气的丈夫。她情愿如此。

那张标满核电站的地图还放在大卫的脚前。大卫紧锁眉头，注视着图上一簇簇的“蚂蚁阵”。

“好啦，我的野兔，在乔他们回来之前，我们可以选择一下打击目标。”

芭芭拉放下大卫的手臂，也凑到地图面前。

“大卫，亲爱的，依我之见，不要在我们美国本土上制造事端。”芭芭拉扬起蓝莹莹的目光，哀哀地望着大卫。

大卫沉吟片刻，终于点点头。但他的心思，并不是要怜悯自己的同胞。只是因为美国的警察太厉害，一旦制造事端，很难平安无事地滑过去。再者，从芭芭拉带来的机密情报看，美国的核电站大多有警察防守，监视设备与武器也较为精良。还是不要自找倒霉的好。

“我也不愿意‘死亡尘埃’落到自己的头上。”

芭芭拉装作高兴地送去软软的一吻，但那内心的紧张，并没有一丝松弛。这毕竟是杀人计划呀！作为一个警官，芭芭拉深知这个事件在法律上的严重后果。在往日，大卫也时常向芭芭拉咨询一些有关生意的保安问题。芭芭拉是警察电脑联网系统的操作员，机密情报唾手可得。一些不太要紧的机密和非机密，只要有关大卫的生意，芭芭拉不用大卫索取，便会主动提供。她把这种泄密看作是无关大局的爱情奉献。大卫虽然在生意上作风强悍，但并不是那种践踏法律、逃税漏税的末流之辈，情报交给他，只是作为决策时的一些参考。即使芭芭拉不提供，大卫也会通过咨询机构花钱买到。芭芭拉认为自己不过是帮大卫省些费用省些时间而已。

但在两天之前，大卫向她谈起了炸掉核电站的疯狂计划，她简直感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她劝大卫去看看心理医生，大卫拒绝了，还恶狠狠地命令她搞来有关核安全的资料。

芭芭拉心在颤抖，她觉得上帝待她太不公平。和丈夫吵架是这一代女人常有的事，可为什么独将那沉重的不幸强压在她的肩上！她委曲求全地忍受了一切，自我欺骗地在一个半老头子那里找到一丝慰藉，但这来之不易、付出高昂代

价的安慰也不可久存！大卫的蠢举，不管是成功是失败，都会给大卫和她的生活罩上永恒的阴影。看来，如果不阻止这桩空前的阴谋，大卫和她的生活都会彻底毁掉。

但是，大卫是非常固执的人，尤其是在一个金字塔似的决策体系中霸踞高位那么久，凡他认为是“正确”的，休想劝他回头。她又不能向警方自首。芭芭拉急得两天睡不着觉。猛然间，一个念头闯进她脑海：何不利用第三方的势力，叫大卫的计划化为泡影？！

她立刻得了个主意，从她掌握的警方档案，知道有不少打家劫舍的犯罪团伙，要是告诉他们某公司走私一批珠宝，他们必定会上钩的。按他们打劫的行规，押运的乔和他的狗腿子必死无疑，“黑萝卜”也会被劫匪扣住。大卫损兵折将，又赔了武器，自不能再作这狂想。也许，大卫会破产，但总比被送上电椅或终身监禁要好受些。

当下，她从电脑里调出若干档案，找到一个名为“黑天使”的抢劫团伙。这帮家伙专做一些抢劫珠宝的勾当，且手段残忍，被袭的店主、受伤的同伙都被杀掉灭口。他们虽被抓过两回，但因证据不足，重又放掉。

芭芭拉按照资料，给他们的联络点打了电话，自称是个妓女，无意中听到某公司要偷运珠宝的情报，特为卖给“黑天使”，如有收获，勿忘分她一杯残羹云云。

消息发出，芭芭拉坐卧不安，也不知匪徒会不会上钩。大卫这边，又要周旋，只有强作镇静，等候结局。

“我的野兔，我看你有些心神不定。是不是有些不舒服？”

“不不，大卫，我是有些紧张，这毕竟是桩大事嘛——你看，目标既然不放在美国，定在欧洲如何？”

芭芭拉急忙把话题岔开，一面用手指点着欧洲大陆。那里的“黑蚂蚁”几乎结成了饼。西欧、东欧大大小小的国家差不多都建造了核电站。随便找一个目标，便可造成严重后果。

但是大卫却摆了摆手，“不，要是早几年，倒可以到那里试试。现在不行。从80年代起，发生在西欧的恐怖活动超过了1500起。那里已经成为‘地下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机场和港口布满了警察，行动器材很难带进去。”

他们的话题接着很自然地转到南美洲。但大卫认为，这次任务只有让乔去安排才妥当。而南美，一来是乔的故乡，二来也离北美大陆太近。至于非洲，还没有很引人注目的核电站，说来说去，那个倒霉的目标还是定在亚洲最好。

地图上标着核电站的数量：日本36座，南朝鲜9座，中国大陆2座，中国台湾6座，印度12座，伊朗2座，菲律宾2座，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香港地区各1座。

“啊，目标真不少。”

大卫干巴巴地笑了一下，那根粗夯的毛指在亚洲上戳着。

“我的野兔，我看就定在香港最合适。它是著名的自由港，又是远东旅游中心，我们进出方便，又能扩大国际影响。好！”

大卫从地毯上抓起一本资料，翻到香港那一页，上面写着：

香港：1062平方公里，人口550万，年来港旅客400万人次以上，人口密度为世界最高。

“妙极了！”大卫用力朝地毯上的波斯王子砸了一拳，“弹丸之地，聚着这么多的人！即使打个折扣，少说也有600万人，